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九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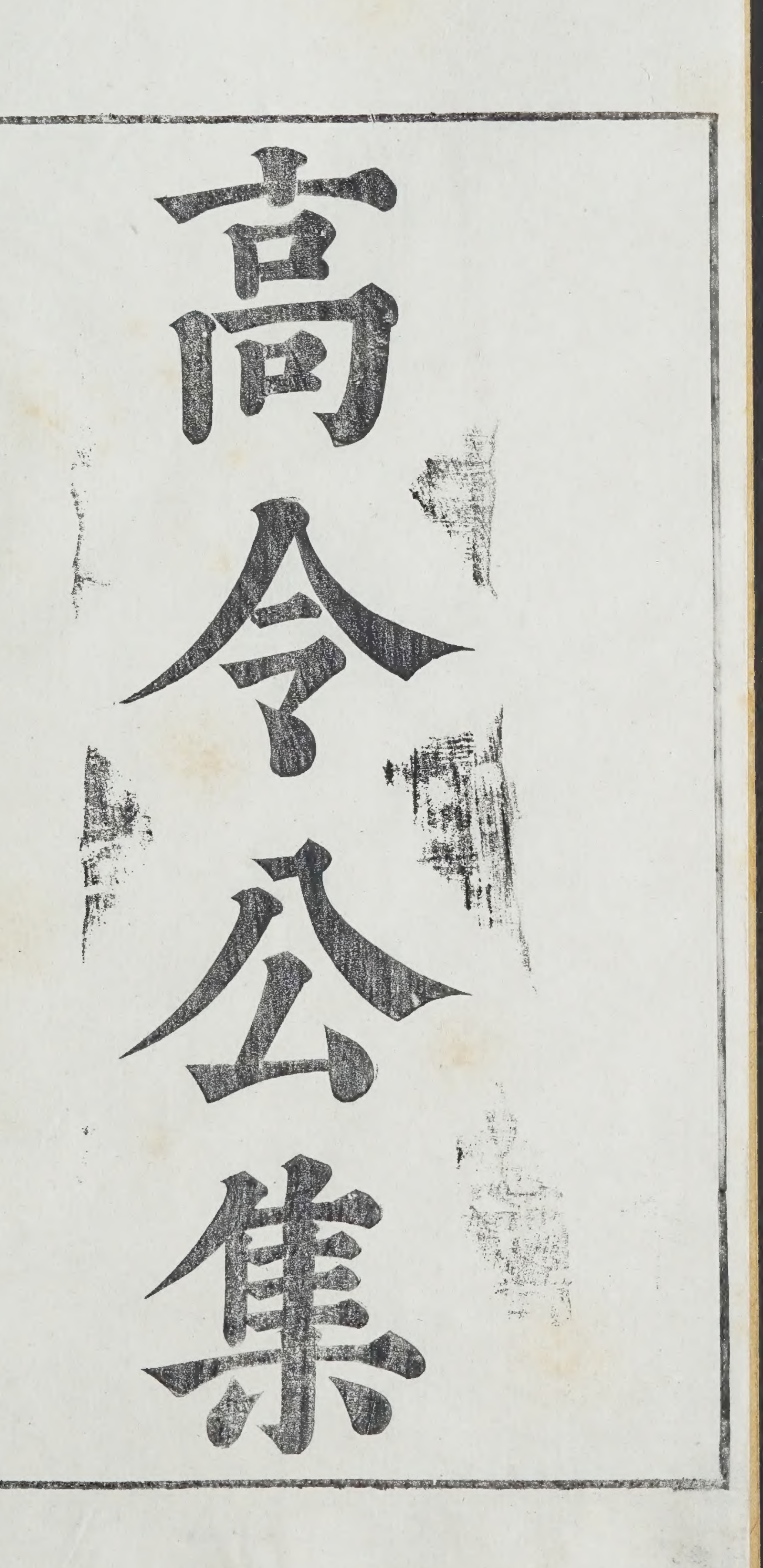
北魏

高令公

温侍讀







高令公集

高令公集題詞

游廣平論高伯恭寬中似卓公洪量似文饒風節似汲長孺子心韙之國史刋石司徒獄興鄒芒在前龍蛇莫避惟有悟主以誠勿欺可免伯恭引罪在身殆得樽酒納約之義加以儲

宮請命嚴君改顏應對獲全非無故
也崔公注詩論語尚書易閔湛郄劇
稱其精微過于馬鄭王賈伯恭有左
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
膏肓事百餘篇今俱不傳崔族銷滅
言論宜廢高令公寵周五帝年享百

齡而談經之書不與墓石同永子孫

典守聿修安在徵士頌感逝懷人三

十有四紵縞弦韋紛集於懷答宗著

作詩表丹歲寒能言其志觀彼生平

求友分深愛敬終始不獨於君臣有

情也集中文字如上書東宮諫起宮

室嬌頹俗五異及樂平王著論皆耿
介有聲餘亦整而不汚漢初張丞相
者壽吉祥事畧彷彿惜年代久遠筆
札絶少有愧伯恭試列之北朝文苑
雖遜步崔公而開疆邢魏固當日之
先正也　婁東張溥題

高令公集目錄

上書

書

頌

論

高令公集目錄終

高令公集卷全

魏渤海高允伯恭著
明太倉張　溥評閱

賦

鹿苑賦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熈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鐲四民之常税、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

追鹿埜之在昔、與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兹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眞容之髣髴、燿金暉之煥炳、卽靈崕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塲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

宮以降雨俾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
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
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
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
茲之閑敞作離宮以棠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
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
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
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

自伐、尚諸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
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
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
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
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
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
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甯濟於兆民、上延光於
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

無爲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自著



表

進天文要略表

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名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飾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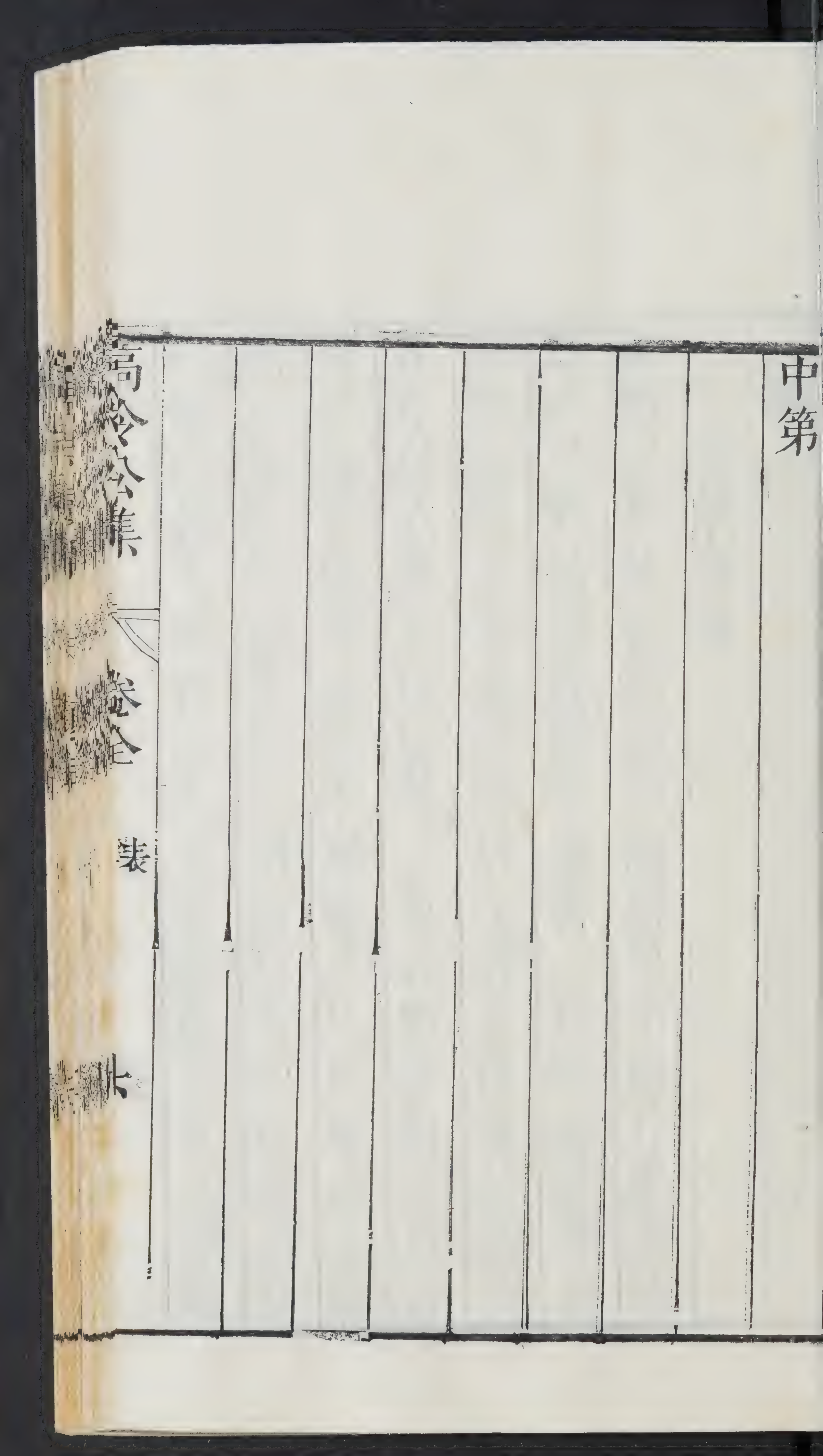
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
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
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
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
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
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
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郡國建學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敎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

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
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
杜絶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
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
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甯、百揆時叙、
中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絶業、爰發德音、惟新
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
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
以篤其道、伏思明詔、並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

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



中第



矯頹俗疏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人君擧動、不可不愼、禮

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擧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

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

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巳葬之寬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讀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

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淸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諫起宮室疏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

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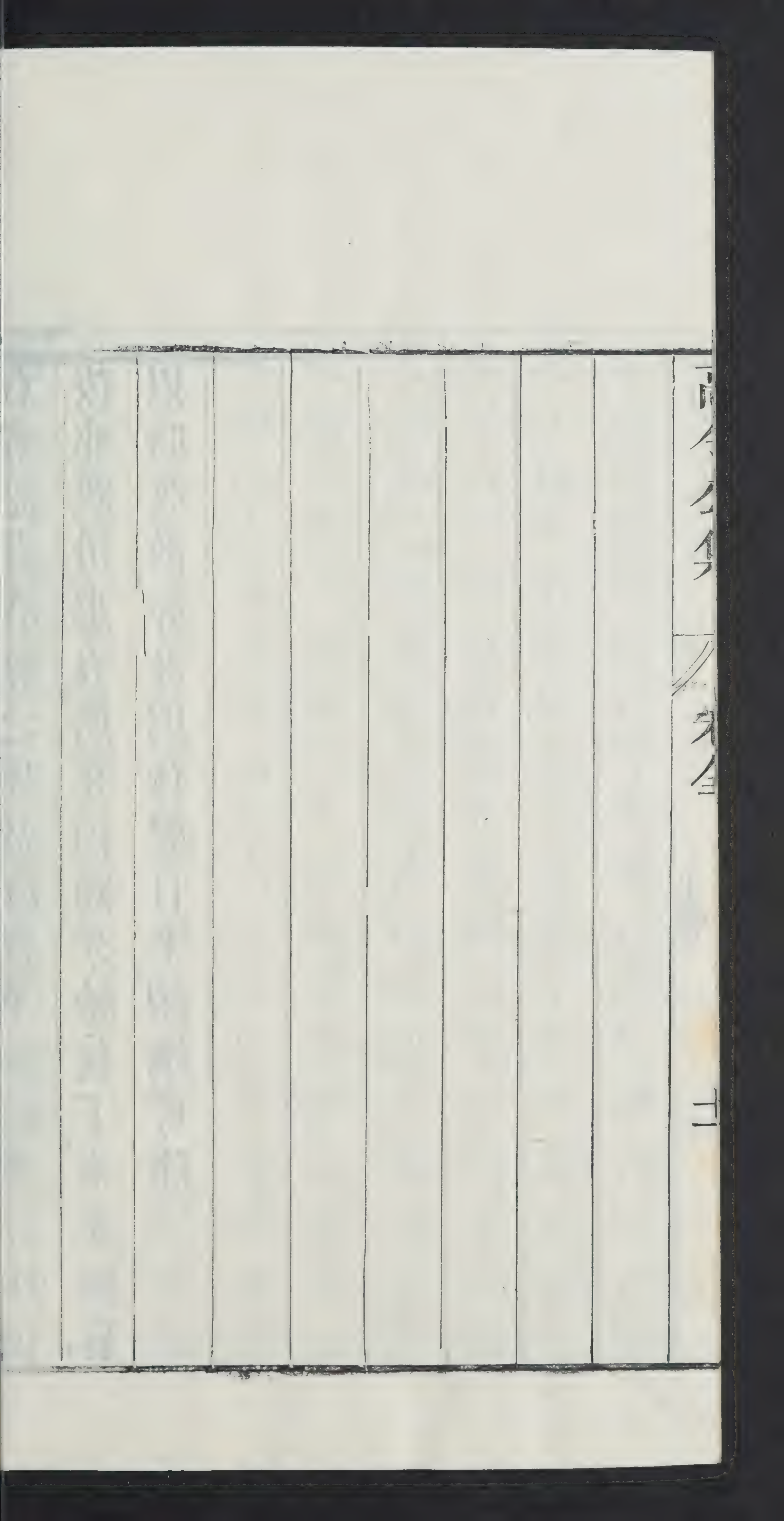
上書

諫東宮上書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

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乂不少。頃來侍御左

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陛下少察愚言斥出
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
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之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充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

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亂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塡谷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墅爪牙既摧腹心

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
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埜攫惠加生死生死
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
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
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
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徵士頌 有序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荅
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

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於左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甯、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藉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麍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凉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

明詔以徵立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與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慼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矜於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

居里者非嘒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黙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敎無外既甯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僣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茍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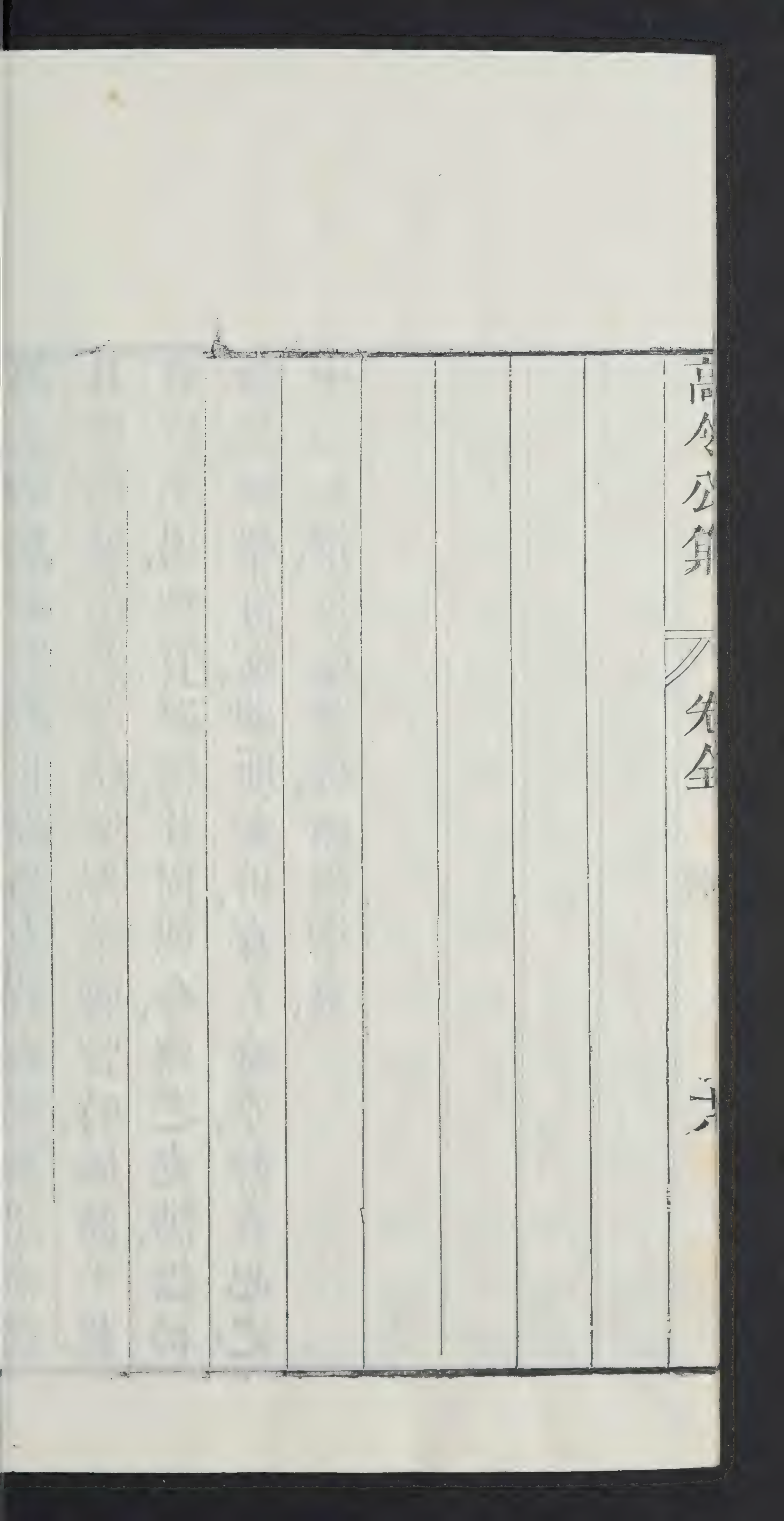
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

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八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埜、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

忠懸旅亂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
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
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
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
英偉擢頴閶閭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
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

潔流渾不同波，絶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
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
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
卒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
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
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
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
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
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
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
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
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論

著論

劉潔常謂私人曰若車駕不還吾當立樂平王及潔誅王以憂死日者董道秀亦誅允著著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

宵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訓

酒訓

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贔臣於巳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巳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

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醍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

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先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湎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曁、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

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
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恊兩儀、功同覆載、
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
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
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
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
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
不勉歟、可不勉歟、

祭文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於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承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恊陰陽而變化、若其峊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兹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

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薦於嶽宗之靈、尚饗、

詩

羅敷行

邑中有好女、姓秦自羅敷、巧笑美回盼、鬒髮復凝膚、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冉冉善趨步、襜襜曳長裾、王侯爲之顧、駟馬自踟躕、

王子喬

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飛龍翔天庭、遺儀景雲漢酬光鶩電逝、忽若浮騎日月從、列星跨騰八廓

踰杳冥尋元氣、出天門窮覽有無究道根、

答宗欽十三首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群雋、響駭華戎、

響駭伊何、金聲名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潜思淵渟、秀藻雲布、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恊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遒

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
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
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
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
弘道退失淵潛既慚朱闕亦愧閭閻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
遠思古賢内尋諸已仰謝邱明長揖南史遐武
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尅家、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群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仁之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敝。兩間可守。安有回賜。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磯、雖曰

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

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遣止一暮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

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心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茫茫中野、翳翳孤邱、葛藟冥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與哉貞婦、曠世靡儔、

瀕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
官於京師、以事見法、劉氏在家、忽形夢
想。知卓已死、哀泣不止、經旬、凶問果至
遂憤歎而終、時人比之秦嘉妻云、高名
念其義高而名
不著。乃爲之詩。

本傳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昭。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

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

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殘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

之識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傳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

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
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
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
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
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
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
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
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

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

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王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不以實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

湛郄標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

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

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勑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
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
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
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
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郎浩之跡
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
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
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
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
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
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
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
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
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之曰汝不

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進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宜思量、高宗納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
不依古式允諫稱五異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
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
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
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
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
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

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訐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

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高
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
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
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
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
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
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
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
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

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此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

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

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

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寗稽之舊典欲置學宮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分別諸郡學置師徒有差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不許於是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

武川鎮、上北伐頌。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

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

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
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
又扶引就內攺定皇誥允又奉勅作酒訓高祖
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
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
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
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
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
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

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彥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虚巳存納。

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
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
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
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
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
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
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
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
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

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讃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筭法爲筭術三卷子忱襲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

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祐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温侍讀集

温侍讀集題詞

史言温鵬舉外靜內險好預事故終致禍敗今據史魏莊帝殺爾朱榮元瑾等背齊文襄作亂鵬舉皆預謀此二事者柔順文明志存討賊設令功成無患不庶幾其先大將軍之誅王

敦乎魏書目爲深險佛助何無識也
鵬舉初困馬坊常公拂拭始稱才士
縛于葛榮和督脫之逃死入京貧薄
狠顧時恐不及上黨善怒幾遭鞭撻
後復賞愛捐其前忿徐紇小人亦畏
才藻不輕下筆温生雖窮天下豈少

知已哉元顥之變策復京師計之上
也上黨即不能爲桓文鵬舉之言管
狐許之矣北人不稱其多知而徒矜
斬將搴旗于文墨之間猶皮相也吐
谷小國畜書牀頭粱武知文嘆窮百
六濟陰寒士何以得此表碑具在頗

少絕作陵顏轢謝含任吐沈亦磽确
自雄北方語耳桐華引儷露槐影麗
卿烟鵬舉逸句尚佳世以其詩少即
云不長于詩寒山片石當不其然

婁東張溥題

温侍讀集目錄

詔

敕

表

上書

詩

温侍讀集目錄終

溫侍讀集卷全

魏濟陰溫子昇鵬舉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詔

爲魏莊帝閶闔門赦詔

葢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疎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爾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

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皐尋以葛賊橫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巵、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甯、方

閒斷泰、不推天功專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
意、無君之跡、日月以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
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託名朝宗、陰圖釁逆、睥
睨天居、窺覦聖歷、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
本塞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
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玄天穆宗室末
屬、名望素微、遭逢際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
誠、以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背同即異、爲之謀
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並以伏辜、自

貽伊戚、元惡旣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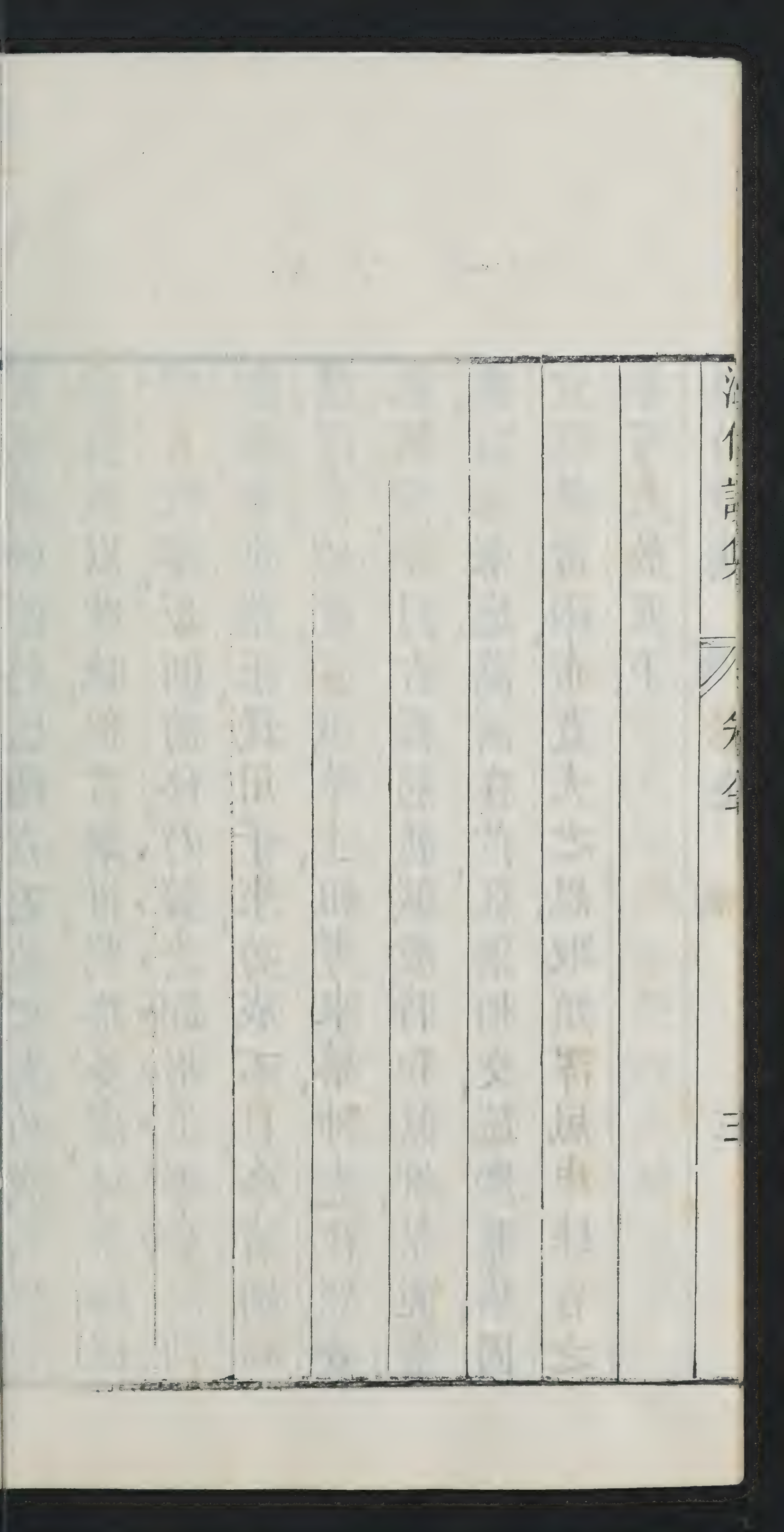
爲莊帝生皇太子赦詔

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頹歷、導塞源於

將期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
重義朕以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矜帶難固
瞻言徃事取則前修乃襲去鄷用追遷亳定鼎
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
興閟宮始就靈祗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
氣朝聞今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
業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
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眚之
令可大赦天下



勑

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勑

高歡擁立魏孝武於洛陽自歸鄴都已斛斯椿搆帝漸與歡隙封隆之孫騰亡奔歡洩其謀帝規欲討歡假稱將伐句吳且備宇文賀拔歡亦表稱勒兵四道伏聽處分仍申信誓云爲孌倖所間一旦賜疑若負陛下身受天殃子孫殄絕一二佞臣願斟量廢出帝命舍人温子昇草勑答之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劒作色乃遣筆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間者

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且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謗、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

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之逃走、不臯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

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甯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

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

欷

表

魏帝納后羣臣上禮文表

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于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歷、大明理運、長秋旣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西河王謝太尉表

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將短翮難以陵高、駑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

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啓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於焉承乏、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傾輪、操刀傷錦、

爲司徒高敖曹謝表

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劒、饋慙後舸、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爲臨淮王謝封開府尚書令表

臣道愧山東。氣慚隴右。激水弗功。搏風無力。但以平原帶地。賁緒極天。發趾自高。理翮以遠。出臨侯服。既乏刺舉之能。入踐帝閽。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戈淸廟。推轂朱門。孝闕淚河。功慚汗海。大寶遠降。橫草未樹。饋以有涯。願言知止。

爲南陽王讓尚書表

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虛責實。雖欲自勸。終焉靡劾。

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

臣聞策蹇長途、終慚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强、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臏之悔、旣慮鑠金、固陳匪石、

爲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

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僶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寔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舍時流、實當年

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爲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臣聞寶劒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衡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鐘待叩必須蘊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爲式垂三行於貴游揚六藝於冑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慙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玆曠官靑衿何仰

爲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

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甯晏、況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算、有均膠柱

上書

爲廣陽王淵上書

淵爲北道大都督、受尙書令、李崇節度
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淵上書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
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鎭、配以高門
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
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
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
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鎭驅使、但

爲虞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

掠竊犇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
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
即申聞、求改鎭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
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
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
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遂
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
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
恐諸鎭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

為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

徃者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彼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嘗遂、前畱元標、據於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

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壍彼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北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

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徵初
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
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
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
臣屈。乃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
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
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
臣之故、徵乃還雪其辠、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
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

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惻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非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

翊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聽、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謗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勑、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艱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蕃、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聖鑒、公私幸甚

銘

鐘銘

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以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橫、銅盤韻響、火烏和聲、出入成則、明宵有數、

碑

舜廟碑

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揚側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鋉、九官咸事、百揆時叙、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禋六宗於上玄、舞干戚而遠夷賓、弃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

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旣緝葯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葢依俙於慕舜交鼓絙瑟寔髣髴於聞韶其辭曰

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巳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旣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寒陵山寺碑

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莫消沈、荒凉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遥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刋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絶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毁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

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禺阿于襟抱、納山岳於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囋、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崕、硠硠礚礚、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氷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埜、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祗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

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讙、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大覺寺碑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

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拯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

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頹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印山寺碑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天壽愛

惠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易釁鍾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修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法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舍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多異謀蜂

載有毒豺狼反噬彀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瞰日於胸懷、起大風於襟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定國寺碑

蓋兩儀交運、萬物未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

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途山而未歸遊建水而
不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
長夜未覩山非之燭沈迷遠路詎見司南之機
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見如
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道之以利害
衣食有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
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
之因緣詎辨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
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

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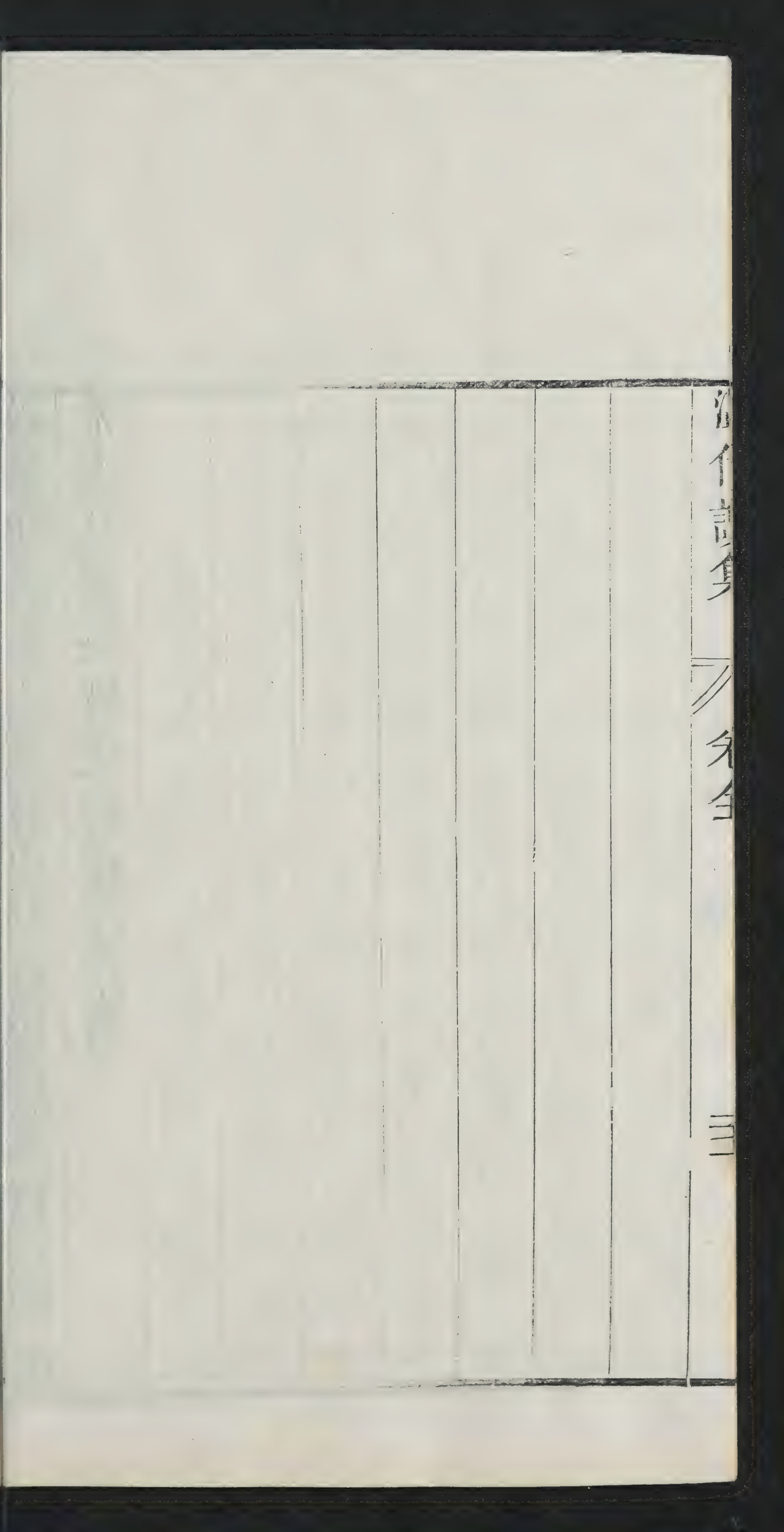
常山公主碑

啓泰微之層構、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

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于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徂、奄離形神、忽歸邱壤、祖軷

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埜、終掩窮泉蕭瑟神道、
荒凉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墓志銘

司徒元樹墓誌銘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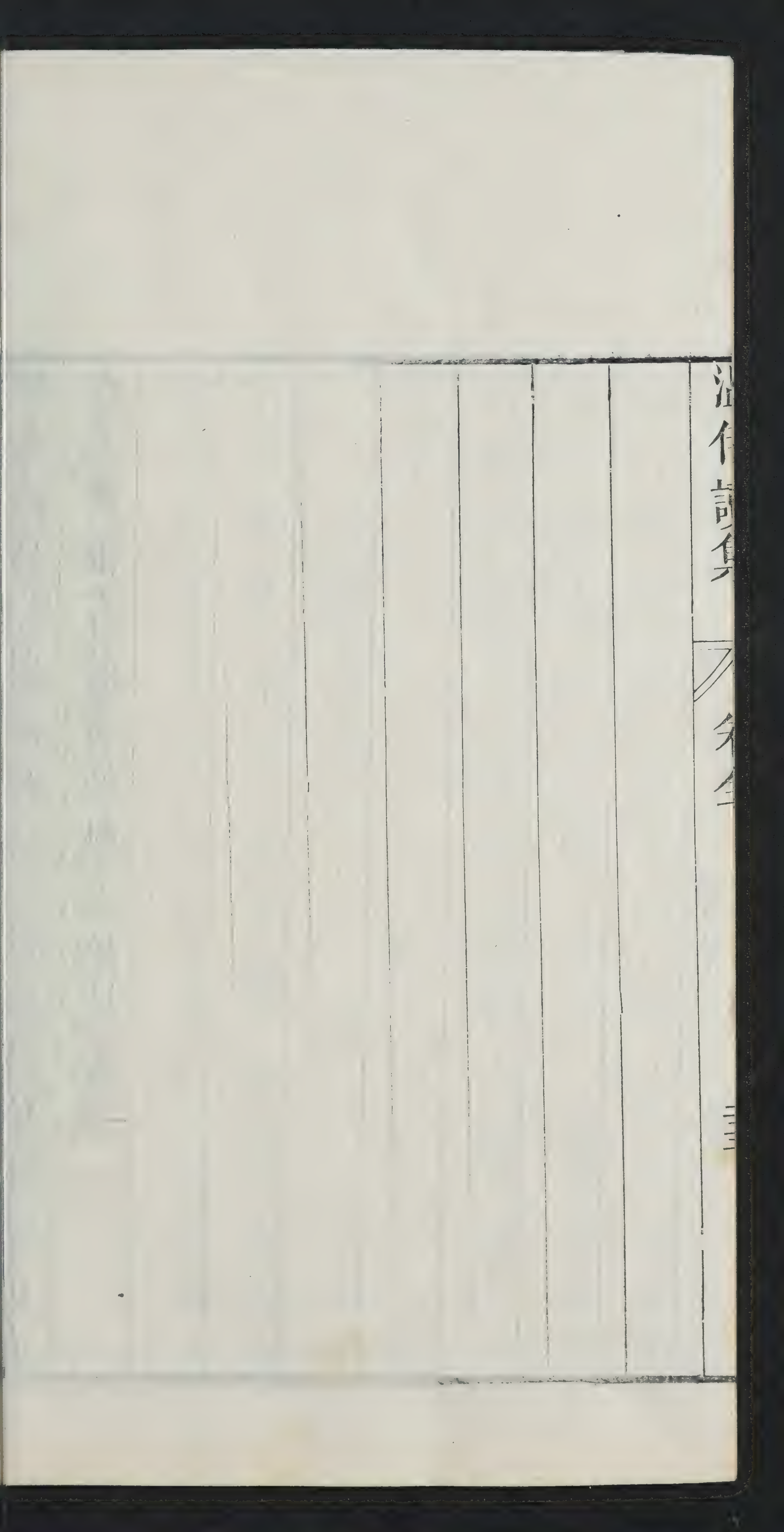
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禮以耕、强學爲殖、孔、既、歎、曾、莊、亦、吟、越、況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於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司徒祖瑩墓志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悠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鷄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

礪金成器相遺滿籯琢玉爲寶待價連城匪直

也人實惟有道言析秋毫辭連春藻



閶闔門上梁祝文

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穆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攸歸、

樂府

白鼻騧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結襪子

誰能訪故劒、會自逐前魚、裁紈終委篋、織素空有餘、

安定侯曲

封疆在上地、鐘鼓自相和、美人當窓舞、妖姬掩

扇歌、

燉煌樂

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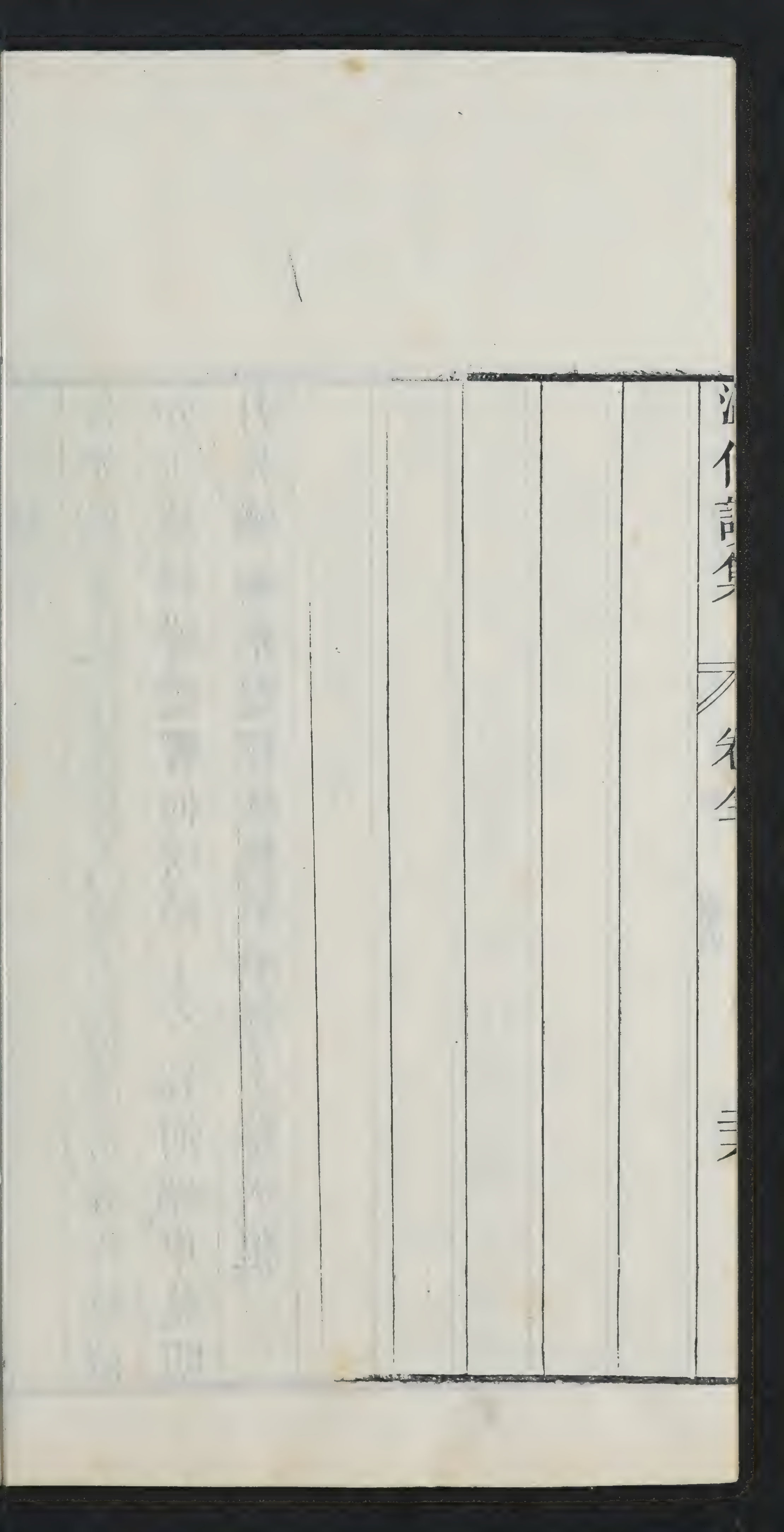
凉州樂歌二首

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

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

擣衣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凄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



詩

從駕幸金墉城

茲城實佳麗、飛甍自相並、膠葛擁行風、岧嶤閱流景、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差樹交影、長門久已閉、離宮一何靜、細草緣玉階、高枝蔭桐井、微微夕渚暗、肅肅暮風冷、神行楊翠旗、天臨肅清警、伊臣從下列、逢恩信多幸、康衢雖已泰、弱力將安騁、

春日臨池

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差峩映連壁、飄颻下散金、徒自臨濠渚、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辨遊魚心、

詠花蝶

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襲手、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

相國清河王挽歌

高門詎改轍。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雞

露歌。

涵傳詩集　卷全

本傳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寃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于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

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熈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决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

應留。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

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

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

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

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

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

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與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

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

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

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詔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爾

朱光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此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

行。浣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惟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

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

溫侍讀集卷全終

